

新县的性格

□卞声

我总以为一座城市有如人,也是有性格的。或刚强,或懦弱,或温和,或粗暴……

辛卯年深秋,我和一群省内杂文家来到大别山腹地的新县开会。傍晚我在穿城而过的小潢河岸边散步,就想,新县的性格是什么呢?

河对岸,英雄山下是气势恢弘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。那里锈迹斑斑的大刀长矛仿佛再现了当年国共两党的生死较量。历史风云激荡之后

抖落了两个让人难忘的数字:一个是革命战争年代这个不满10万人口的小县,竟有5.5万人为了革命而牺牲;另一个是这个偏僻贫困的小县竟然走出了43位共和国开国将军。

前者让我震惊:新县人竟如此刚强不屈,前仆后继;后者还是让我震惊:新县人竟如此英勇善战,百炼成钢。

43位共和国将军中最广为人知的恐怕就是三星上将许世友了。提起许世友,我倒是想起一件往事。1985年8月信阳日报社意外地收到了许世友寄来的一首诗,诗的全文如下:

百万子弟唱大风
——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

八旬回眸忆平生, 擎旗旌旗铺征程。
太行立马啸长夜, 五台金鸡报晓鸣。

冀南烽火壮士梦, 股东青纱父老情。
决策千里谁称雄? 三军主帅毛泽东。

四十春秋数捷报, 百万子弟唱大风。
伏枥老骥心仍在, 匣中宝剑紫气凝。

导师遭训岂敢忘, 帝国主义是战争。
握手一笑谈仇仇, 温故永志前车铭。

当时我是《信阳日报》一版责任编辑,在许世友诗作下面加了一行小注:“适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,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许世友给本报惠寄此诗,现谨刊登如上。”

然后于8月14日在《信阳日报》一版右上角刊发。

这首诗让我对许世友刮目相看,没想到一位80岁的武将竟能写出这样气势磅礴的好诗。这首诗发表后在报社一时传为美谈。

然而让人更想不到的是,两个多月后,将星陨落,许世友竟溘然逝世。

将军的墓地就在他的家乡田铺乡许家洼村的山坡上。如今这里已成了红色旅游景区,除了将军墓,还有许世友故居、许世友事迹陈列室,以及许世友父母的合葬墓。

秋阳影里,鞭炮声中,我和同仁们在将军墓前洒酒凭吊。墓

碑上“许世友同志之墓”七个大字熠熠生辉。墓后山坡上是一片松林,风吹过,飒飒作响,仿佛在诉说将军的传奇故事……

1956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,毛主席带头在倡议书上签字死后火葬,随后在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委员都一一签字。而惟独许世友径直走到毛主席身边说:“主席,我生在大别山,长在大别山,死后也要葬在大别山。我为国家尽忠,死要为父母尽孝。我不想倡议书上签字。”

如此“反潮流”,许世友的胆子可真大。

许世友胆子大是早就出了名的。他在近60年的戎马生涯中,竟然11次参加过敢死队,而且每次都是当队长冲在最前面。最后一次他当敢死队队长时,已身居师长要职。

许世友情率直,敢爱敢恨,敢说敢骂。1975年“四人帮”借批林批孔妄图批周公,很多人敢怒不敢言。许世友有一次却当着广州军区新华社社社长的面,指名道姓地大骂:“张春桥是狗头军师,姚文元是托派的儿子,江青是个臭婊子。要不是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,老子早就毙了她!”

如此快人快语,如此口无遮拦,恐怕非许世友莫属。

一座城市出了这样一位传奇将军,让人好羡慕、好嫉妒。

今天的新县更让人羡慕。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去,留下了不老青山、长流的绿水。这里的山多,都很俊气。走在街道上,不经意间,一抬头就看见楼丛中一座山峰拔地而起,林木葱茏,郁郁青青,惹得你跃跃欲上。

这里的水也很秀气,碧绿透亮,汨汨而流。河岸边绿草茵茵,杨柳依依,仿佛招人驻足。

“是山城呵,是水城?都在青山绿水中……”我想起了诗人贺敬之的这句诗,这是写给桂林的,用于新县也很贴切。

新县无疑是美的。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余金霞向大家介绍说,新县的森林覆盖率达74%,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0多个百分点,而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在14000个单位以上,堪称“天然氧吧”。

她说这话时如数家珍,一脸的笑意和自豪。她长得俏丽,气色也好,很多人戏称她“美女部长”。我想,她的美恐怕与新县的钟灵毓秀和“天然氧吧”不无关系吧。

新县的美也为世人公认。她仿佛一位爱花的少女,头上被人插满了烂漫的“山花”,朵朵都有响亮的名字:全国文明县城、国家卫生县城、国家园林县城、国家生态示范区、中国最佳旅游名县、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……

倘若全国县城“选美”,清丽脱俗的新县很有希望夺冠。

战争年代新县冲在前面,和平年代新县也不落后。

莫非这就是新县的性格?

新年献词

还有各民族的新年,如藏历的新年、白族的泼水节、汉族的春节等,有甚于元旦,更是把笑脸挂在双鬓,见人就是过年好、扎西德勒的问候语,即使互有隔阂也不惜以一句宽厚的吉祥语向对方送去橄榄枝。

新年献词,书写在祝福的贺卡上。在元旦前后是人们互寄贺年卡的时间,从圣诞节开始一直到元宵节,五光十色、形状各异的各种贺卡纷纷从朋友的手里飞到朋友的心里,新年快乐、阖家幸福、龙年大吉、富贵连年,用

尽《辞海》里的吉祥语仍显不够,有人还自作诗词对联、顺口溜,如“兔刚圆好除夕亮,龙正头抬二月天”,更显得亲切、有味道。在此期间,亿万人都在挖空心思,别出心裁构思佳句丽文,以示对亲友来年的美好祝愿。

新年献词,储存在手机短信里。现在是信息网络时代,手机短信、QQ等都是通过指头的简单弹拨,就能把自己的美好祝福迅速传到千里之外。

新年献词,张贴在欢乐的春联上。春联是华夏民族新年的保留项目,自古至今,人们花样翻新,把对年的祝福

迎春的老习惯,虽然一夜给移动带来数十亿的短信收入,但人们毫不吝惜高昂的费用,几十条、上百条短信在几个小时的春晚陪伴下,飞到自己手机里储存号码的好友手机上。当然,手机短信大多是从网上下载或是转发的,也有不乏好事者,自编短信,如“春来染绿柳,鹊喜登高枝”,我手书我心,更能让对方感动。

新年献词,张贴在欢乐的春联上。春联是华夏民族新年的保留项目,自古至今,人们花样翻新,把对年的祝福

过年

到不休的责备,更不会被打屁股。

长大后,渐渐失去了小时候过年的热情,心里总是想不通,为什么一定要把一顿年夜饭搞的那么隆重?为了过年,在外的亲年年年不远千里赶回家中;家家户户为准备酒菜、打扫卫生而筋疲力尽,并花干辛辛辛苦苦积攒了一年的积蓄,值得吗?然而每到要过年了,想到母亲要翻

新的旧衣柜没有送、父亲最爱的酒没有买、家中厨房的灯泡没有换、送朋友的土特产还没有寄……想着这些零零碎碎的琐事,于是顾不上辅导写作业的儿子,我匆匆地走上街头,加入办年货的大军中。

过年了,汽车和火车将外地回乡的人们,中巴和三轮将乡镇办年货的人们,统统倾泻到了县城的

□喻国强

一眨眼,龙年春节猝不及防来到眼前。此时心中不免陡生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。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”的烦恼。

小时候,总嫌日子太慢太长,盼望着早一点过年,恨不得一天就把新买的日历全都撕完。那时过年,有糖醋鱼、红烧肉、香喷喷的奶糖,还有嗑着“啪、啪”响的黑瓜子,一觉睡醒后,枕头下面就会出现几张惦记了一年的压岁钱。而且过年的时候,不会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而被受



农家春回早

肖东摄

人生可负重不可空

□孙浩月

人生如一个杯子,在杯子中倒入不同的液体,便有了不一样的人生,那些杞人忧天、得过且过的人,在不停地浪费大好年华。一个人如果虚度一生,这样的人生就如同一张白纸,无论是对于现实,还是对于未来,都显得那么渺小而没有意义。那些空耗时光的人总是觉得今天做不成明天做,明天做不成后天

做……这样依此类推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终究什么事也做不成,反而浪费了大好光阴,这样的人能成功吗?

人生有时又如一个水桶,假若把这个木桶装上水,你还可以那么轻易地踢倒它吗?我看不可能,可能的是你踢它,它稳如泰山,而你却后退两步。那些胸怀大志的人,沉重的责任感时刻压在心头,那些经历过大风大雨的人,才不会轻易被击败,

才不会轻易放弃,才不会轻易认输,这样的人,那开满“成功”之花的彼岸正在不远处向他们招手。

空空的也是过完一生,负重也是一生,与其虚度年华不如让自己的生活多绘上几笔绚丽的色彩,让我们的人生带着那有几分责任感的负重,用砥礪人生的坚实脚步,从岁月和历史的风雨中坚定地走过。负重的人生,有时是最安全的!



商城县首届“欣沐杯”文学大赛举办

本报讯(记者 肖东)农历大年初五、初六,商城县首届“欣沐杯”文学大赛颁奖盛会在环宇山庄隆重举办。

这次文学大赛是由河南程名建材有限公司、商城县作家协会主办,征文活动从2011年6月开始,历时半年多的时间,共收到各类文学作品及外地友情参赛作品200余篇。参赛作者的激情创作、新颖构思、写作技巧、选题角度,

都具备了相当好的艺术水平。主办方邀请了商城县内外8名知名作家任评委,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,对参赛作品进行了认真、仔细、严格的评选,共评出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3名、三等奖5名、优秀奖奖若干名。1月28日上午,商城广大文友聚集一堂,主办方先请评委对一二三等奖获奖作品逐一点评,然后请特邀嘉宾为获奖者颁奖。

平桥区书法家为群众义务写春联

本报讯(记者 肖东)春节前夕,在市书协副主席、平桥区书协主席李鹤岭的带领下,平桥区书法家协会一行八人走进该区甘岸办事处,开展为当地群众义务写春联活动,现场书写并赠送春联五百余副。此次下乡送春联是平桥区书法家协会积极响应中国书协倡导的“书法进万家”的号召,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

届六中全会精神,关于“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”一次具体实践活动,同时也是书法家们向群众展示技艺、奉献爱心的一次良机、平台和窗口。



艺术动态

□王大明

眼瞅着龙年春节一步步走来,老伴突然提出去姑娘谋生活的地方——上海过春节,一向对父母“尖酸刻薄”的女儿,竟一反常态地答应了。“女”恩浩荡,老伴自然是千恩万谢,睡梦之中也能笑醒。腊肉、香肠、卤菜、饺馅、青菜、萝卜……一样都不能少,年货装满三个大包外加一个装有活鱼的水桶。农历腊月廿八夜9时许,登上去上海的车。这无疑是我们家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,对我们老两口而言是1983年旅行结婚到上海迄今29年重温“旧梦”之旅;对老伴而言是她第一次离开信阳过春节。

乘的火车是一趟逢站必停、遇车即让的“老爷车”,就像一条破船,摇摇晃晃了16个小时,终于在腊月廿九下午1时登陆“上海滩”。刚出火车站一眼便看到姑娘还算热情洋溢的笑脸,有点被幸福的感觉,老伴的回应则是近乎谄媚的满脸堆笑。

姑娘租住在长宁区新风小区的一个蜗居里,虽说只有20平方米左右,倒是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,厨房、卫生间、卧室、阳台一个不少,钻进进去近乎窒息。老伴则颇有刘禹锡《陋室铭》的感觉,“房不在大,有女则宽;家不在美,有情则福”,一进屋便忙得找不到北。是啊,家不仅仅只是一个能遮风避雨、休养生息的地方,一个2+1父母和女儿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的家庭,家,更多的意义在于亲情的聚集,寄托家人情感的心灵港湾。老伴常常教导我说:“姑娘在哪,哪就是我们的家。”看着老伴忙忙碌碌的背影,这让我我不禁想起一首歌中的歌词:“我想有个家,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,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。我想有个家,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,在我受到惊吓的时候,我才不会害怕。”姑娘在哪里,哪里就有温暖,我们就像一对候鸟,姑娘走到哪里,我们就迁往哪里!

姑娘在美国大过开办的一家跨国公司工作,距离她的居住地不过十分钟左右的路程。公司在座30多层的楼房里,在周围高楼鳞次栉比的环境里,找不到鹤立鸡群的感觉,办公环境尚好,咖啡、游泳、桑拿、健身等全天免费,月薪税后8000多块,在上海,也算是吃不胖、饿不着,但月月都唱

到上海过大年

“月光曲”的境况。看着她办公桌上满目的英文资料,心里顿生酸楚,姑娘在自家的土地上给美国大狗打工,虽然没有旧时“十里洋场”故事中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那样凄惨、凄苦,却有点让人直不起腰挺不起脊梁的感觉。不知为什么,这座大楼坐落在娄山关路上,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毛泽东《西江月·娄山关》诗词中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”的诗句,他老人家在我出生时就惊天地、泣鬼神地提出五十年内赶超英美。谁不想从美国这道“雄关”上迈过去?如果有一天,我们能在自己的国土上,到处都是洋人给我们打工、当仆人。那时,龙的传人才称得上复兴、崛起,才真正是扬眉吐气。

走进上海,就像是盲人骑着瞎马,根据找不到的东南西北,姑娘就是我们的“导游”,到哪里只能任她牵引。南京路、外滩是自然而然首选之地。29年前的1983年3月,我和老伴旅游结婚时,就住在南京路附近,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南京路和外滩而已。眼下一家三口漫步在南京路熙熙攘攘的人流中,可谓是沧海桑田,物是人非。外滩、南京路——上海永远的地标,我试图找回当年的记忆,寻觅青春的印迹。当时,在人民广场新世界附近有一座叫“中国照相馆”的地方,是南京路上算是首屈一指的“影楼”。29年前的春天,当我携新婚妻子走进,虽说我每月工资只有36元钱,还是咬牙跺脚,一掷30元钱照6张5寸结婚彩照,囊中羞涩的我们,却意外地收获了得意。拍完照了,一位经理模样的人把我俩请进办公室,问,“你们是想什么工作的?”我答道:“我杀猪,她卖猪肉。”问:“不会吧?看你俩像搞艺术的。”哈哈,没想到,一对来自豫南山乡小城的土包子,竟然南京路上“炫”了一把,被见多识广的上海大影楼的人误为“搞艺术”的文化人。照当下拉风的说法,我们差点被“雷”倒了。问:

“想请你俩拍些橱窗照,不知愿不愿意?免费送一套橱窗照,行吗?”答:“可以。”随后,对方留下一纸承诺,当留通信地址是河南省信阳地区食品公司时,对方仍瞪着眼睛满腹狐疑地说:“你们真是杀猪卖猪肉的人呀!”

“黄河走东溟,白日落西海。逝川与流光,飘忽不相待。春容舍我去,秋发已衰改。人生非寒松,年貌岂长在。”面对着滚滚东逝入海的黄浦江,无限感慨的是人生的短暂、岁月的无情。当年的我是何等的年少轻狂、不羁。眼下的我,头秃似鹭,满脸都是岁月之犁留下的沟沟坎坎。激情、活力、奔放早已被时光湮灭殆尽,犹如风中残烛、水中漏舟,仿佛随时将会被熄灭沉没。人生如梦,弹指间已是暮年。

记忆中的上海,给我留下的只有“寒酸”二字。最奢侈的消费是每人一套不足百元的婚服;最贵的一顿饭花了2.64元;住的是家小旅馆的楼梯间;最浪费的是看一场叫《黄玫瑰》的法国电影;最贵的“美容”(为拍婚纱照照)俩人花了不足4元钱;购买最高档的电器是一个“三角”牌电饭煲。为了省10块钱,新娘命令新郎在春寒料峭的细雨中站了一夜队,购买上海至武汉的返程船票,因为四等舱票每张比三等舱少5块钱……这些就像打在我身上的烙印,至今仍然历历在目,让我不堪回首、刻骨铭心。也正是这些“痛”,鞭子一样每每时刻抽打着,让我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驹,在人生的路上一个驿站接着一个驿站奔跑不已。仓储工、采购员、保安员、公务员、媒体捉刀小吏。从阴暗潮湿不透气的地下室,一个阶梯,一个阶梯攀爬到今天。和当下那些成功人士,大富、大贵之人比起来,抑或微不足道。他们如同大象能驮千斤之沉,我恰似一只蚂蚁,只能负米粒之重。一个人的奋斗目标能否玉成,须有两个要件:时代,所谓“时造英雄”;